蜀山劍俠傳/1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五四回　珍重故人情 碧海黃泉尋舊侶　深銜前世恨 洪爐寶鼎煉神沙

下一回▶

龍力子正殺得起勁，恰值慧珠從空中路過，見下面一條窄山溝裏，許多野猓在擁擠踐踏，內中一個怪眉怪眼的小孩，看年紀不過六七歲，不時飛入野猓叢，手一起，便抓了一個，擲向崖壁之上，死於非命。慧珠生性仁慈，暗想：「這孩子小小年紀，怎地這般歹毒？」先本想懲治他，便將劍光往下一坐，落了下去，抓着那孩子頸皮，飛身而上，到了無人之處降下，問他何故如此狠毒。那孩子見神人把他凌空抓走，直上青曼，已嚇得哭了出來。及至落地一看，乃是一個從未見過，渾身華美的仙女，便跪在地下，結結巴巴哭訴報仇經過。慧珠看出他天生異稟，根骨非凡，知是可造之材，便和他說明，帶回宮內。

還有一個少女，名喚金萍，原是一個異派中女仙弟子，在相寶山古洞中隨師修煉。這日因師父出外雲遊，一去不歸，正在崖前閒眺，遇見二鳳，把她收伏回來。

這五個少年男女，雖然本領不齊，個個資稟特異，祇須略加教練，便可使用。初鳳先時祇見了一面，認爲中選，除蓉波由自己去調養教練外，餘人俱命金鬚奴等一人帶了一個，去傳授道法，先並不覺有異。等到過了些日，衆人覆命，所教諸人，已能奉命行事。初鳳昇殿考詢分派職司，纔看出金鬚奴所收的韋容，雖是道童打扮，不但一身仙風道骨，與衆不同，而且道行法術，俱有根柢，所學也是玄門一派，已有散仙之分，怎會降格相從，來做旁門散仙的弟子臣僕？難保不有別的用意。再一細問金鬚奴收他時情形，除了

全出本人自願外，並沒有絲毫其他破綻。一則因爲神沙採集齊備，急待昇火祭鍊，需人之際；二則估量韋容縱有異圖，也決非宮中諸人對手。所以祇是暗中留了一份心，表面上也未顯出，仍然照舊分派職司。爲求快些，那煉沙的鼎已添成九座，每個俱都大有畝許，按九宮八卦，分立在宮苑後面，通甬道廣場之上。便命金鬚奴看守那座中央主鼎；慧珠、二鳳、三鳳、冬秀四人分守坎、離、震、兌四門；韋容守西北方乾門，蓉波守西南面坤門，龍力子守東北方艮門；又從原來宮中執事諸人中派出一個名喚許芳的守東南方巽門。還選出一男一女兩個，女名趙鐵娘，是個石女，自幼出家，隱居深山爲尼，與慧珠原本相識，慧珠回宮以後，方纔引進。男的名喚黃風。俱是初鳳得意心愛的弟子，分任送沙入鼎之役。鐵娘在宮中，專任煉丹，此時本來閒着。祇把新收下的兩個少年男女，去代了許芳和黃風的職司，便即分派停當。初鳳領了衆人就位之後，又囑咐一番話，走向九鼎後面的太極主壇之上，命趙鐵娘與黃風手持引沙法鏟，分侍兩旁，然後端坐行法。過有個把時辰，初鳳運用玄功，將手朝着二鳳所守的高宮位上一揚，離宮鼎內便飛起一團酒杯大小的火星飛舞空中，光焰搖搖，昇沉不定。初鳳口中唸唸有詞，一口真氣噴將出去，將手一指，道一聲：「疾！」那團火光便似花炮一般，忽然爆散開來，化成九顆彈丸大小的火光，投向九鼎之內，立時鼎中火焰熊熊，九鼎同時火發。這時初鳳口中誦咒越急，又將頭髮披散，倒立旋轉了一陣，倏地回到位上，瞋目大喝一聲，將手一揮。鐵娘、黃風早有準備，手持法鏟，分朝兩旁早經設備的沙庫鏟了一下，然後朝着九鼎遙遙一送。那庫中的沙便似一紅一黑兩道長虹一般飛起，到了鼎的上面。再經初鳳行法一指，仍和那火一般，各自分化九股，分注鼎內。趙、黃二人隨着持鏟連連揮送那陰陽二沙，也祇管往爐中注入，若決江河，滔滔不絕。那鼎原是初鳳採那海底萬年精鐵，用法術製成，形式奇異，共有三口，一口注火，一口注沙，一口出沙。煉到第七日子時，所有的沙業已煉成合用。初鳳早下了法壇，帶了預先派定的一干門下弟子，驅遣魔神，將先前甬道毀去，將新沙從出口行法引出，另行築就。那出口的沙已成了一種光華燦爛的沙漿，從九鼎口中分九股流出，直注甬道之內。這一面隨着初鳳法術禁制，往前興築。那一面的沙，依舊由劉、黃二人分注入鼎，新舊更替。

祇四十九日工夫，這長有千里的甬道，居然築成。衆人個個盡職，毫無差錯，初鳳等自是欣喜。細察韋容，除對蓉波一人似乎比其他同門稍覺關心外，別的並無差錯，漸漸消了疑慮，反倒格外寵信起來。其實那韋容並非真名，所有事蹟全是捏造。此來既非投師，也非愛慕海底奇景、貝闕仙景，更不是像初鳳所疑的避甚厲害仇敵，乃是爲了陸蓉波而來。此人便是前文所說陸蓉波感石懷孕以前所交的好友，即南海聚萍島白石洞散仙凌虛子崔海客的門下弟子紫府金童楊鯉。那年隨了師父和師兄虞重，在莽蒼山兔兒崖玄霜洞與蓉波訂交，感情十分莫逆。盤桓沒有多日，便因聚萍島中出了神鱷，甚是猖獗，崔海

客留守的兩個門徒連與它相持數日，制它不了，特地分出一人，將他師徒追了回去。彼時正當和蓉波俱因誤啖淫藥合歡蓮昏迷過去，雖然先後醒轉，蓉波業已感石有孕。他師徒走後沒有多日，蓉波便遭陸敏疑忌，定要飛劍斬她，以清門戶。多虧極樂真人靈符解救，纔得逃入石中，保全性命。那快活村主陸敏，也奉師命，前往北海冰解。楊鯉先並不知自己走後，發生許多事故。這一次出遊，承蓉波指點了玄門奧旨。回島以後，師徒合力，斬了神鱷。又參以師父所傳心法，日夕勤苦用功，他的資稟原好，不消多年，道行大爲精進。這年崔海客考驗衆門人道法，看出他所學有異，一問原因，纔知是出於蓉波指點，笑對楊鯉道：「你陸師姊所學，乃是她師祖極樂真人李靜虛的傳授。你雖祇得了一些皮毛，已是得益不少。不過玄門正宗，內外功行並重，不比我們島嶼散仙，隨心所欲，自由自在。你資質本在衆門人之上，既然遇此機緣，或者天仙有望，也說不定。你陸師伯乃極樂真人弟子，所學必定淵深。莫如日內徑拿我的書信，前往兔兒崖玄霜洞求他指引。他昔日見你資質本甚期許，又重我的情面，想必不致吝於傳授，豈非比他女兒口頭略微指點勝強十倍？等到得了真傳，再去修煉外功，前途何可逆料？」楊鯉本就時常想起蓉波指點和相待之德，此行正是兩全其美。

過不多日，便稟明瞭師父，徑往莽蒼山飛去。到了一看，古洞雲橫，峭崖苔合，舊夢前塵，宛然猶在。祇是陸敏父女不知去向，尋遍了玄霜洞內外，始終尋不出一絲迹兆。想起陸蓉波昔時曾對自己說過，陸敏最愛莽蒼山景物清奇，除非數百年以後功行圓滿，成道飛昇，決不會遷居別處。還叫自己時常前去盤桓。如果出外雲遊，也定以信香相報，以免徒勞跋涉。如有機緣，還要到聚萍島一遊。因此還以爲他父女定是出外雲遊，終須歸來。及至細一尋思，陸敏已有半仙之分，縱然出外雲遊，自己的洞府豈有置之不理，絲毫未用法術封鎖，一任它污積塵封之理，斷定不是遷居，便是出了別的事故。祇得惆然迴轉海島，和師父說知。崔海客一聽，便知有異。再一細問洞中情況，越知不妙，暗忖：「陸敏與自己雖是新交，卻極爲投契。何況他又說玄霜洞隱居，雖是心愛那裏景物，主要還是爲了奉有師命，怎會隨便遷居？目前各異派甚是勢盛，莫非有人與他爲難，朋友義重，不知便罷，既已看出有疑，好歹也須查出他的下落纔罷。」又加上楊鯉再三慫恿，便用小衍神數，測地參天，因物測象，潛心運神，默察來往。經過三日研究搜討，方始洞徹前因。便把蓉波誤服淫藥，在靈石上酣臥，感而有孕，陸敏不察，以爲她和楊鯉有了私情，定要置之死地，多虧極樂真人預賜靈符，蓉波方得逃入石壁之中活命。同時陸敏也奉了極樂真人遺柬，往北海冰解成道，並知女兒實是冤枉，悔已無及。陸敏去後，蓉波便在石中參修，現已生下一子，還有十數年，方能煉成嬰兒，脫體飛昇等語，對楊鯉說了一遍。楊鯉聞言，想起蓉波相待之厚，是自己誤採毒草，纔害她受此苦楚，越想越覺對她不住。又聽崔海客說，蓉波如今出來，險難甚多，極樂真人命她石中虔修，

也爲避禍，壁上封鎖，功用神奇，不到時候，縱是天上神仙，也無法打破。此時前往助她脫身，反是無益有損。思來想去，除了等她到日自開外，決難相見，祇得仍在島中苦修，靜等石開之日前往。

駒光易逝，不覺十有餘年。屈指一算時日，已離蓉波飛昇之期不遠。滿擬前往見上一面，就便幫助她飛昇，以報當日之德。當下稟明師父，直往莽蒼山兔兒崖飛去。行至中途，忽然看見下面山谷中法寶劍光飛舞，有本門中人在內。仔細一看，竟是師兄虞重，和一個師父當年的仇敵拼死相持，義無袖手之理。何況距離莽蒼祇有一半途程，幾個時辰之內便可到達。蓉波破壁飛昇，還有兩日工夫，遲一點也不至於誤事，便飛身落下相助。誰知那仇敵甚是厲害，一連廝拼了好幾天，虞、楊二人雖未受着傷害，人已被妖法困住。楊鯉鬥得神疲力倦，祇是脫身不得。正在危急之間，忽然一個大霹靂，帶着一片金光，自天直下，將敵人驚走，現出一個儀容美秀的絳衣少年。一見面，對楊鯉道：「二十餘年前我受極樂真人之託，來此助你一臂。陸蓉波與你，還有一段塵緣未了，現有柬帖兩封：第一封即時避人，可以開看；另一封外面標明時日，到日自有靈驗。務須照柬行事，不可大意。」說罷，也未容虞、楊二人答話相謝，一片金光，夾着轟隆隆之聲飛起，轉眼沒入雲層之中，不知去向。

楊鯉送走虞重，打開一看，纔知自己此番途中耽擱，業已過了蓉波飛昇之期，蓉波現爲魔宮中人劫走。又說此去兔兒崖，如遇一姓金少年，祇須設詞隨他同去，便可相見，日後相機助她脫離魔窟等語。楊鯉看完，好生焦急，暗忖：「又是自己來遲，害她遭難。既有仙示，好歹上天入地，也須尋去相助。」恐又錯過機會，連忙趕往兔兒崖。恰巧遇着金鬚奴，仗着胸有成竹，居然用一套言語將金鬚奴哄信，引他入宮。其實金鬚奴先見銀光，乃是石生駕劍光出遊，見有生人追來，早已躲向旁處，並非楊鯉。偏巧楊鯉劍光與石生的雖有上下之分，顏色卻大略相似。金鬚奴一時疏忽，將楊鯉引進，以致日後私放石生，倒反紫雲宮，鬧出許多事變。這且不提。

楊鯉因是爲了蓉波而來，特地改名韋容，隱起真姓名，以免人家搜探根底。到了宮中不久，果然見着蓉波，不禁悲喜交集。祇苦初去不久，一切謹慎，不能速然說話罷了。蓉波他鄉遇故，又是當年良友，雖然有些驚異，並不知是爲了她而來，還以爲凌虛子原是散仙，所學介乎邪正之間，楊鯉是他門下弟子，自然容易與宮中諸人接近，投入門下，原在意中。因爲初受切身之痛，反而有些鄙薄。見楊鯉未先朝她招呼，也就置之不理。及至煉沙時節，分派衆人執事，一聽初鳳把他喚作韋容，心想：「當年曾與楊鯉在莽蒼山兔兒崖盤桓多日，相貌聲音，宛然如昨，憑自己目力，萬萬不會誤認，怎麼好端端地

改了名姓？」正在尋思，忽聽金鬚奴對初鳳說：「這新來諸人，祇有韋容等三人可勝重任。」知道楊鯉也是新來不久，再一想到他改的姓名，竟有一字與自己之名聲音相同，好似含有深意，這纔恍然大悟，「韋容」乃「爲蓉」之意，不禁偷偷看了楊鯉一眼。偏巧楊鯉覷着衆人在殿上分派問答，朝她偷看，彼此都機警異常，略微以目示意，便都明白，當時就裝作陌生人模樣。直到初鳳煉完神沙，築成甬道之路，吩咐全宮中人與新來五人互相見禮，又過了些時，故作日久互熟，閒來常共盤桓，纔抽空彼此說了經過。二人共了患難，交情自然更深一層。蓉波連用宮中貞水、靈藥，身體早已堅凝，祇是形體比起常人要小得多。日子一久，知道元神受了魔法禁制，難以脫身，先時甚爲憂急。後來細察宮中諸人，在上幾個雖是法力高強，一個勝似一個，但俱都入了魔道，決非仙家本色。初鳳、慧珠人較正直，可惜入了旁門，縱有海底密宮藏身，未必災劫到來便能避免。祇金鬚奴未習那天魔祕笈，沒有邪氣而已。下面更是除龍力子一人還可造就外，餘人不是迷途難返，便是根淺福薄，俱非成器之流。有時潛神反視，默察未來，竟覺出禍變之來，如在眉睫。加以宮中如三鳳、冬秀等人，雖因初鳳也看出不久必有事變，禁止出宮，但自從神沙甬道築成以後，愈發驕恣狂傲，料定她們運數不能長久。可是自己元神暗受禁制，如不事先設法盜出，一旦出了亂子，縱未必玉石俱焚，於自己二次飛昇終是阻礙。幾次避人和楊鯉商議，打算預爲佈置，時機一到，便下手先將元命牌盜走。無奈初鳳行法術之所，有極厲害的魔法層層封鎖，漫說外人無法擅入一步，便是二鳳姊妹不曾奉命，一樣不許妄自行近。也不知曉元命牌是否就藏在殿中，一個畫虎不成，立時永墮沉淪，哪敢絲毫大意。祇得除了應盡職司外，無事時盡力潛修，以待機會，心中焦急也是無法。

那龍力子原具宿根，自從到了宮中，雖然隨着衆人學習魔法，但他偏以爲蓉波、楊鯉所學的道法劍術是他心愛，每見二人無事練習時，便再三懇求傳授。二人因宮中規章並不禁止私相傳授，便也樂於指點。那龍力子看去粗野，卻是一點就透，一學便精，祇不過正教道法與旁門妙術同時並學，有些駁而不純罷了。

那初鳳見神沙甬道已成，可以倒轉八門，隨心變化。如發覺有人擅入，祇須略展魔法，那一條長及千里的甬道，立刻化成許多陣圖，越深入越有無窮妙用。除非來人有通天徹地本領、金剛不壞之身，還須見機得早，在初入陣時發覺，急速後退，逃離甬道出口百里之外，方可無事；否則也是一樣陷入陣內，不能脫身。爲了錦上添花，又命金鬚奴和宮中諸人到處物色珍禽奇獸，馴練好了，來點綴這些陣圖。把神獸龍鮫，分派在第三層入陣正門。除頭層由門下弟子管領消息外，餘下每一層，俱有靈獸仙禽防守。直到快達宮中的五行主陣，纔用宮中主要諸人輪流主持。真是到處都是羅網密佈，無論仙凡，插

翅難飛，哪裏把區區仇敵放在心上。金鬚奴等原有驚人道法，不消多時，一切均已齊備。初鳳分配已定，好不心喜。因當初姊妹諸人在外雲遊，各自結交下幾個異派中的朋友，曾約日後來訪，一則恐來人誤踏危境；二則志得意滿，未免自驕，存心人前炫耀，把神沙甬道盡頭處那座荒島，也用法術加了一番整理，遍島種上瑤草琪花、千年古木，添了不少出奇景緻。把島名也改作迎仙島，並在出入口上，建了一座延光亭，派了幾個宮中仙吏，按日輪值，以迎仙侶。舊日避水牌坊上面的海眼出口，早已用了魔法封鎖，除主要諸人外，餘人均無法出入。蓉波、楊鯉見了這般情狀，哪怕異日就將元命牌盜走，也出不去，何況事屬夢想，暗中祇叫苦不迭。此時初鳳對他二人並無疑念，也曾輪流派二人前往迎仙島延光亭去接待仙賓。蓉波是因元命牌未得，逃也枉然。楊鯉雖可逃走，卻又爲了蓉波，死生都要助她同脫羅網，決不他去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多時。起初並沒有甚人前來島上拜訪初鳳姊妹，日子一多，因爲金鬚奴等出外，遇見幾個舊日遊侶，說了經過，纔漸漸傳說出去。第一次先來了北海陷空老祖門下大弟子靈威叟，看望了一會兒自去，並無旁事。第二次便是曉月禪師，帶了黃山五雲步的萬妙仙姑許飛娘，慕名前來拜謁。兩次都輪着蓉波、楊鯉，分別接引入宮。初鳳原本想除三五舊友外，不見別的生人。見曉月禪師與自己不過以前經別的道友引見，一面之緣，徑自帶了人來，未免有些不樂。祇爲曉月禪師名頭法力高大，不便得罪，沒敢形於辭色罷了。誰知物以類聚，許飛娘一到，首先和二鳳、三鳳、冬秀三人成了莫逆之交。仗着生就粲花妙舌，論道行本領經歷，都是旁門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日子稍微一多，連初鳳也上了套。她們哪想到許飛娘別有深心，祇接連會晤過三四次之後，便把她當成知己。許飛娘早看出她們的心病在最後一劫，時以危言聳聽故作忠誠，以便籠絡。對於自己和峨眉結仇之事，卻從沒和初鳳提過。把宮中應興應革，和將來怎生抵禦地劫，規劃得無微不至。由此宮中首腦諸人，大半對她言聽計從。祇金鬚奴覺得此人禮重言甘，處處屈己下人，其中必有深意。也是紫雲宮運數將終，二鳳平日對於金鬚奴本甚敬愛相從，這次偏會和三鳳、冬秀做了一路，認爲許飛娘是個至交良友。金鬚奴一連警告了兩次，反遭二鳳搶白，說他多慮：「休說紫雲宮到處天羅地網，與飛娘不過是同道相交，她並未約着做甚歹事，而且將來抵禦未劫或者還要仗她相助。大姊是全宮之主，道法須比我高深，她都和飛娘相好，難道還有甚差錯？現在大家又不出外，怎會惹出亂子？」金鬚奴雖被她說得無話可答，可畢竟旁觀者清，無論許飛娘怎樣工於掩飾，一時沒有露出馬腳，形迹終覺可疑。暗想：「她原是曉月禪師領來，說是雲遊路過，因慕海底貝闕珠宮之勝，便道觀光。可是曉月禪師到了以後，匆匆辭去，便不再來。此後許飛娘倒成了紫雲宮座上嘉客，來得甚勤。同道投契，常共往還，原是常事，不足爲異。可是她每次前來，必定託詞，不是海外採藥，路過相看，便是想起宮中有甚應辦之事，前來代爲

籌措，辭色又做得那般殷勤。這紫雲宮僻處寒荒極海，除附近那座迎仙島和以前發火崩裂的安樂島外，周圍數千里，休說可供仙靈居住的島嶼，就連可以立足的片石寸土也沒有。頭一次曉月禪師說是雲遊路過，已不近情，更哪裏有甚靈藥可採？分明心有詭詐，恐人生疑，欲蓋彌彰。」又想起前些年出外雲遊，聞聽人言，各派劍仙正當殺劫，峨眉、五臺兩派爭鬥尤烈，仇怨日深一日，這許飛娘正是五臺派中能手。便是那曉月禪師，又因與峨眉門下作對，慘敗幾死。遇見他時，他說尚須修煉數年，方能勉強還原。如今尚未到期，好端端引了飛娘遠涉荒島。蛛絲馬迹，在在可以察出他的來意，如非覬覦甚麼重寶，便是虛心結納，以爲異日報仇之助。雖然宮中戒備森嚴，衆人道法高強，杜門虔修主意業已打定，飛娘未必便是禍根，總非善良種子。大家經了多少困苦艱難，好容易纔能享受到這種仙福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爲妙。見衆人俱爲飛娘所惑，話說不進去。祇慧珠雖然平時惟初鳳馬首是瞻，但比較聰慧明察，便背人和她一說。

慧珠到底前生有了千年宿慧，始終沒有忘卻禪門根本，不但能運用魔法，而不爲魔所擾，反從天書副冊魔法真諦中，參悟反證出許多禪門祕奧，一顆心空明瑩澈。魔法邪術雖非初鳳之比，如論修道根行，已遠出衆人之上。許飛娘一來，早從靜中默悟，知道許多前因後果，衆人大半仙福將次享盡，劫運將臨。左右不能全數避免，反不如聽其自然，免生別的枝節。自己祇從旁代他們多種善因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再行竭盡全力，相機行事，能救一個是一個。一聽金鬚奴也獨見先機，便把自己心事和他一說，並說：「初鳳以前人甚明白，那部地闕金章雖非玄門正宗，也並非旁門邪術，借以修到散仙，卻是易事。如今因知天仙難望，劫運難逃，一念之差，專一在魔道上用功，於是道消魔長。一部天書副冊雖被她盡窮祕奧，人已入了魔道，性情行事，漸非昔日。自用魔法築成神沙甬道以後，更與前判如兩人，所以易爲飛娘所動。此時勸她，定然無效。所幸她慧根未昧，又無積惡，到時當能迷途知返。依我靜中觀察，除你一人，因三鳳嫉妒，未煉魔法，異日當能免劫外，初鳳或可倖免，二鳳縱遭兵解也能再世，至於三鳳、冬秀，難脫羅網。其餘宮中諸門下，能轉禍爲福者，至多三四人而已。目前宮中隱患，豈祇飛娘一人？我看不久便要變生肘腋呢。」金鬚奴驚問道：「慧姑既有先見，怎不對三位公主明言？」慧珠道：「此乃天數。說也奇怪，難道宮中就你我二人明白？休說初鳳，便是三鳳她們，也都有了許多年道行，哪一個不有智慧？不過當事則迷，祇見一斑。我以前也曾略微提醒，她們竟是充耳不聞。又因禍由自取，以前所爲已是大幹天條，倘如因我一言再生事端，徒增罪孽，於事仍然無補，何苦之爾！就以我說，如非不忘師門根本，回途得早的話，每次初鳳行法，均由我爲助，祇恐陷溺之深，也不在她們以下呢。」金鬚奴聞言，軫念憂危，好生惶急。別人不去管他，惟獨初鳳、二鳳兩人，一個恩深，一個情重，萬一將來有甚麼不測，自己豈能獨生？然而此時勸誡必然不聽，說也無益。

因此日夜焦思，連素來靜止的道心，都被攪亂。這且不提。

許飛娘不久又來紫雲宮，給初鳳姊妹出主意，勸初鳳煉煉顛倒五行大混沌法，以爲最後抗劫之用。這顛倒五行大混沌法，乃天書副冊末章，以魔煉魔，厲害非常。以前初鳳也曾想到，一則因爲自己默參運數，將來不是沒有生機，這種魔法太已狠毒，沒有護法重寶，鎮壓不住，一個弄巧成拙，反而不美；二則爲期尚有五十年，還想另遇機緣，別謀打算，非到事先看出智窮力竭，不肯下手。飛娘幾次慫恿，俱未答應。這日恰值三鳳和金鬚奴夫婦，把月兒島連山大師所遺留的那幾件不知用法的寶物俱已煉成，運用自如。別的法寶不說，有那一柄璇光尺，已足供護法鎮壇之用。飛娘更以大義責難，說初鳳自己將來縱能憑着道力超劫脫險，也不能不給衆人預爲打算。況且末劫以前，還有許多災難仇敵，此法一經煉成，豈非萬全？二鳳、三鳳、冬秀三人因是切身利害，也從旁鼓動，說大姊不煉，我們寧犯險難，自行準備。初鳳被衆人說活了心。因自己學的是魔法，這種法術卻專門從禁閉諸大神魔下手，煉時心神微一鬆懈，反爲所乘，故而決不許別人參與，決定獨自在黃晶殿中祭鍊三年，把宮中事務交派首腦諸人，按年輪值。

飛娘原因勸說他們與峨眉爲敵，初鳳定然作梗，好容易纔說得她入了圈套，有這三年工夫，儘可設法蠱惑。初鳳封殿行法之後，飛娘每一到來，必要留住些日，漸漸談起目前各派劍仙中，祇峨眉派不但猖狂，而且把許多天生靈物，如千年成道的肉芝和紅花姥姥遺留的烏風草之類，俱都據爲己有。祇可惜他們道法高強，心辣手狠，誰也奈何他們不得。否則像那千年成道芝血，得它一點，便可助長五百年道力，衆姊妹最後一劫，又何足顧慮呢？說時看出衆人有些心羨。於是又說峨眉派專一巧取惡奪，幸而紫雲宮深居海底，不能輕入，貝闕珠宮，不爲世知，否則宮內有這許多的靈藥異寶，早已派人盜取了。飛娘說這一席話，原意祇要說動一個，前往峨眉盜取芝血，便不愁兩家不成仇敵。誰知三鳳等人雖是心貪好動，此時尚能守着初鳳之戒，又和峨眉素無嫌隙，雖和飛娘相善，聞言也有些心動，並無出宮之想。飛娘知非三言兩語可以如願，再說反啓人疑，祇得暫時擱開，以待機會，暗忖：「祇要我常常來此，反正不怕你們不上鉤，何必忙在一時？」便行借故辭去。

又過沒多時，正值華山派史南溪同了諸妖人，用風雷烈火攻打凝碧崖飛雷洞，南海雙童用地行神法潛入凝碧崖，被擒失陷，不知生死。緊接着便是三英二雲相見，紫郢、青索雙劍連璧，大破烈火陣。飛娘毀滅峨眉根本重地之策又復失敗，反死傷了好些羽翼。正自忿怒，猛想起南海雙童乃甄海之子，與紫雲三女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峨眉雖然好戮異派，

對於素無惡名又有那麼好根質的南海雙童，決不至於殺害，已經收歸門下也說不定。利用這番揣度，前往紫雲遊說諸人，豈非絕妙？當下忙即飛往迎仙島，由神沙甬道內見了二鳳等人，說是果然不出以前所料，峨眉派因聞人言紫雲宮有許多靈藥異寶，知道南海雙童是諸位仇人，特地擒了不殺，反而收歸門下，意欲借他地行神法，前來盜寶，並派能手助他報當年父母之仇。自己聞信趕來，諸位須要做一準備。三鳳聽了，首先冷笑道：「我這紫雲宮，勝似天羅地網，海面入口已經封鎖。這神沙甬道，看去那麼富麗輝煌，卻能隨心變幻，有無窮妙用。起初我本要往南海尋他們斬草除根，大姊卻說人子欲報父仇，乃是應有之義，隨他去吧。便是築這神沙甬道，起因也一半是爲了成全這兩個孽種的孝思，不願傷他們性命，使其到此，知難而退。等他們來時，自然叫他們知道厲害，理他們作甚？」飛娘見衆人仍打的是以逸待勞主意，不肯輕易出宮，不再勉強往下游說，少留數日，便又辭去。

飛娘來時，所說這一番話，原是憑着己意揣度，姑妄言之，不想竟然被她料了個大同小異。而異日情節之重大，更是彼甚於此。當她走未三日，奉派到迎仙島神沙甬道口外把守的，正輪着那吳藩。論他道力，原本不夠。祇因他善於趨承人意，心雖懷着叵測，面上極爲端謹，冬秀最是喜他。又經他幾次請求，纔命他隨班輪值，此來尚係初次。在他以前輪值的，恰是楊鯉，平時見他身帶邪氣，常與冬秀鬼頭鬼腦說話，本就看不起他。一見是他前來接班，自己與蓉波又失了一個私談片刻的機會，好生煩惱，便含怒問道：「你來此接班，可識得神沙甬道的奧妙麼？莫要求榮反辱，誤蹈危機，喪了性命。我看你還是以後和冬姑說，另謀別的職司吧。」吳藩原因迎仙島上這兩年來移植了許多奇花異卉，內中恰有一種最毒的淫藥，名叫醉仙娥的，當年申鸞未死時，常聽說起，乃求而未得之物。當初三鳳從天山博克大坂經過，無心中發現此草，愛它花大如盆，千蕊叢合，暮紫朝紅，顏色奇麗，也不知它的來歷，徑自移植回來。被金鬚奴看見，識得此草來歷，說與初鳳，本想斷絕根株，三鳳執意不允，纔得保留。吳藩自聞島上有此淫藥，知道如能到手，配合別的淫草毒物，煉成丹散，不論仙凡，祇被用上，不怕他不喪志迷心，此來別有深意。一聽楊鯉說話，意存藐視；楊、陸二人情好，又早被他看在眼裏。不過他爲人城府極深，心中雖然懷恨，表面上卻不顯出，反裝出一臉笑容道：「小弟明知防守此亭之事，雖然職守是送往迎來，接待仙賓，如有外敵來此，便須引他進入神沙甬道。仙陣神沙，奧妙無窮，稍一不慎，形魂消逝，責任何等重大。無奈冬姑和二、三兩位公主之命，怎敢不遵？說不得，祇好謹慎小心，勉爲其難。師兄道法高強，又在此防守過多日，一切還望指教纔好。」楊鯉見他目光閃爍，看透他口甜心苦，不願多答理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既是她們三位之命，想必能以勝任。我還不是和你一樣，有甚可以指教？」說罷，徑直飛身回去。